

2/10/1

崇慶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六輯

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
崇慶縣委員會
編

目 录

江源书院与杨遇春家族·····	杨正苞	1
略谈崇庆县的私学·····	王亚霄 杨世辉	
	周瑞瑶 杨永廉	5
我所知道的树声中学·····	宋思孔	14
应世学校与余仰山·····	叶荫根 邓先伟	18
崇庆县救济院·····	周之鹄	21
彭芸生挽夏渠渠联诠释·····	张伯龄	24
文物调查杂记·····	施权新	30
解放前崇庆县文博管窥·····	魏晓渊	37
一家特殊的商店——协济字号·····	雷志华	42
噬人吮血的鸦片烟·····	罗度非	49
回忆我解放前夕参加“民革”的活动经历·····	梁玉文	56
崇庆县匪特叛乱和我军平叛始末·····	邓明泽	63
抗战中一场摩擦记实·····	魏煜焜	90
开拓者的艰辛——简介戴禹久先生创办崇阳火柴厂 ·····	杨永廉	94
崇庆县饮食服务行业演变概说·····		
	·····向新才 罗烈坤 龙知新	100
解放前崇庆县商业市场见闻·····	孙味棋	107

江源书院与杨遇春家族

杨正芭

崇庆建置较早，文风蔚盛。清道光初期，继嘉乾余绪，当社会大动荡间隙，生产有所发展。莘莘学子为求取功名，乡里长者为培植后生，多有向学和兴学的要求。在位州人自加支持，地方官吏较明达者亦乐于顺应民情获致清誉，江源书院亦由是得以增设。

清代，在崇庆县，以“江源”命名的书院，先后共有两个。一是清康熙六十年（1721），知州邱纪创建，另一个是道光八年（1828），知州宣瑛设立。前者至乾隆十八年（1753），知州焦廷芝将“江源”易为“崇阳”，后者则始终保持“江源”之名，直到改制。本文所述，即系后者。

宣瑛字黼堂，吉林汉军旗人，监生。道光初知崇庆，下车即以振兴文教为先。州旧有“崇阳”书院，复建江源书院延师授课。州监生李春明称：“此地方第一美事。”即捐百金以助。院址始在南街。道光十三年（1833）。知州金朝觐因敕修杨宫保府，乃迁于学府街文昌宫侧，崇阳书院对门，有讲堂三间，书舍十八间，藏书楼一座。光绪二十九年（1903），废科举，办学堂，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著名古典文学家，县人四川师范大学王文才教授就在这所学校毕业。据王教授回忆，书院改学堂后，规模尚无大变。整个建

筑分前后两部分，前院为讲堂及教师准备室，后院为藏书楼及师生宿舍等。

先后任书院山长及讲师的有黄铸、李春鉴、罗云锦、胡麟、杨光圻、王体元、杨永清诸人。

黄铸(?—1877)字熔庵，笃志向学，以孝廉成名，工制举业。从学州书院及邛州学署，道光二年(1822)擢郡学第一。设帐授徒，蜚声艺林，有司延长崇阳、江源、汉源各书院。

李春鉴字镜三，奋志读书，领乡荐。礼部会试不中，还乡主讲书院，文艺之外首重躬行。

罗云锦字绣斋，少为学艰苦，初肄州中，后入成都锦江书院深造。道光十四年(1834)，始举于乡，会试不中，还乡任教。

胡麟字瑞生，号仁甫，咸丰初，以诸生举于乡，三赴礼部会试均不得志。精制艺，工古文辞。教授江源书院十七年，先后游其门者甚众。尝代行绵州学正，卸职后犹留主讲书院。

王体元字次山，少年即以试课知名。光绪九年(1883)中乡试，两次入京会试不中，回乡思以教育英才为任，历长崇阳、江源两书院。

书院日课分制艺(八股文)、经史、诗文、书法等科。虽俱属必修，但教学却各有侧重，故诸生结业后或以功名显，或以诗文名，或以躬行称。平日由山长业师授课，地方官吏及名流偶然也临院宣讲。书院“生徒甚众”，常数十乃至百人。历年“补博士弟子(秀才)者百数十人，举孝廉(举人)、成均(国子学)十数辈，并有成进士者。”为州中育才甚多，惜未能备录。就中留名较著的有罗元黼诸人。罗字芸裳

，工书善画。初肄业于书院，后入成都尊经书院进修，卒业后在四川国学院任教多年。曾补订《彝军纪略》，修撰《崇庆县志》，辑录《蜀画史稿》。

记述江源概略，州中杨遇春家族数代和书院的创建与发展关系密切，实须且加简记。

清嘉道间名将杨遇春（1761—1837），字时斋。公少年从祖父占魁公受教，稍长随侍方懋斋夫子左右，心领为学的重要。故擢拔后戎马倥偬之间犹谆谆以力学告诫子弟。每勉励将士读书，谓“军中自有礼乐，不知书者不可与言忠孝。”固原营因有“遍向偏裨收将种，居然弦诵类儒林。”的纪实。公虽在外，对州中兴学之举亦复极为关切。据长辈讲，知州宣瑛增设江源之议，曾通报兰州，得到了公的赞誉与支持。后迁建时亦获公助，规模有所扩充，藏书楼或即此时增建。道光十五年，公告老还乡，对州中学人十分敬重，常与胡世坤、张廷献诸老聚会，州中重学尊老之风，一时鼎盛，以至书院有“群彦鳞萃，学舍几无隙地”的盛况。

时斋公次子国桢（1782—1849）字海梁。少时在家塾接受蒙训，稍长即入书院聆讲，嘉庆辛未举于乡。道光辛丑，由山西巡抚擢任闽浙总督以实海防，为朝中投降派权臣穆彰阿所阻，辞官回乡，大力兴学，增修乡试号舍、贡院东西棚，修葺家塾、书院等，并将校刊的《十经百训》、《古文雅正》等书分送各书院，供生徒研读。

时斋公长孙煦（1807—1886）字和亭。公以荫补员外郎，秉性恬静不求仕进，在家以书画自娱。对“三礼”学有心得，尝临书院串讲《礼记》。

和亭公子光圻（1832—1905）字汝封，号璧生。先生少

年在家从父受教，书法精摹颜平原，颇具功力，为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所识拔，亲加指点并寄予厚望；尝谓光圻曰：“吾始拟合颜赵为一家，今改参北魏法，汝能成吾志乎？”由是益加精进，更摹赵松雪，“故先生兼颜之雄，赵之秀，大小书莫不遒劲宏丽，以故求书者无虚日。”同治丁卯，以优贡生补举孝廉。光绪中，后补知府入广西巡抚严渭春幕，终以性情方正不合于时，还乡主持江源书院，学养为“士林楷模”，“对州中书法风气的兴盛为力尤多。文庙“宫墙万仞”、“戟门”“棖星门”及黼画池水榭横额“半潭秋水一房山”皆其遗墨。小楷“金刚经塔”被视为珍品，收藏于成都文殊院经楼。

璧生公长子永清（1852—1899）字子纯，幼承遗训，工书法，娴诗文，选光绪乙酉拔贡。以优学全省第一批选送尊经书院。同学近代著名经学家廖季平在《岩渠冯鲁溪小传》中“（尊经）得人最盛，如…崇庆杨永清…各有撰述。”先生体弱多病，无意仕途，愿为桑梓教育尽力，先在书院助教，后任山长。诗文集曾由其子正芳请县人国学名家、书法家、诗人彭云生教授撰序，借在“文革”中被抄失。部分诗作收入《蜀秀集》，志中辑有《乐安公主小玉印》古诗一篇。

此外，杨氏家族曾在江源肄业、授课和为书院办事的尚有光垣、光培、光堂及永汉等多人。可知江源自创设至改制七十余年间，乃至其后与杨氏家族的关系。可谓书院之兴有杨氏家族之助，杨氏家族之成得书院之教。

本文部分系据少年时父兄辈口述，虽近期请教了数位县人学者，参考了部分有关书籍，因时期久远，更限于学识，舛漏自多，尚祈方家指正。

略谈崇庆县的私学

王亚雪 杨世辉

周瑞瑞 杨永廉

崇庆县私学概况

私人办学，我国自古有之，旧时称为私塾。民国以来，由于清末“维新变法”的影响，以及当时革命的需要，有识之士都感到发展文化教育的迫切和重要。就我县来说，当官办学校不能适应需求时，私人办学就有它一定的作用，因此也就日趋发达。

我县私人办学，就其内容和经费来源来划分‘大约有三种类型。

（一）塾师自办，一般称为散馆。由一些落魄文士，为维持生计在家或租赁他人房屋设馆教学，不需任何设备和资金，桌凳由学生自带。学生一般年龄较小，教学内容属于启蒙性质，教写字和读书，所读之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增广》等等。塾师只教读，不讲解，收费较低。（但也要看塾师的声望而定。）收的学生也较多。这类私塾遍及县城和乡村。我们所知，较有名气的散馆，县城内有存古学堂、西街赵禹皋私馆、肖公庙内张久如私馆，西街胡成斋私馆、韦陀堂内谭家私馆，小东街陈泽光家内的时雨私馆等。乡村中有名的私馆

如元通乡的玉圭私馆等。

(二)由富有之家聘请塾师设馆，一般称为专馆。由设馆人与聘请的塾师面议，学生人数多少，修金多少，供膳住宿与否，议定后即写聘书一封，并具备礼物，由设馆人亲自送到塾师家，执礼甚恭，表示尊师重道，即算议定。学生除设馆人的子弟外，他们的亲友送子弟来读书的，叫附馆，附馆学生另给塾师送学费，塾师也可带一二人来馆附读，但必须设馆人同意。专馆的教学内容，由于学生的年龄不等，知识程度不一，大致分为启蒙和成人两类，塾师则因人施教。启蒙教学大致与散馆相同，但到一定时间也要教一些写作知识（如填空成句和对子等），教点《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类的古诗。成人教学则较为复杂，不仅教四书五经，还要教一些汉魏六朝骈文，唐宋明清古文及名家诗词等。学生定期作文，塾师批改讲评。（间或也作诗词和对联）由于家长要求高，塾师管教督促亦严。我们所知道的，县城中有名的专馆，有西街西当内刘氏专馆，罗云裳任塾师，太东街杨氏专馆，唐香圃任塾师，大东街黄氏专馆，文××任塾师，小北街王氏专馆，刘××任塾师等。这些塾师大都是当时被誉为学有专长的人。

(三)由社团、宗祠和寺庙等筹资办学，一般称为义馆。社团~~寺庙~~办学，有的是为了扩大影响，有的是出于慈善，宗祠办学则是为了培育族中子弟，以求该族的兴旺发达。义馆有固定的产业（主要是田地房屋和收租）还有一定的设备（如课桌、黑板和校舍）。学生人数多的达到百余人，教师至少有七八人，进行编班教学。县中有名的义学，我们知道的有道明乡的高家祠义馆，县城北门外皂角庙由佛教会主办

的义馆，妇女协会办的浚民小学（地址在城内三元街），大东街欧家祠义馆（地址在今人民会场内）。大北街刘祠堂内的西陲文化院，是专教语言学的。设有汉语、藏语、英语等科。系县中驻军刘××办的。目的是为了开发西藏培育人材，县人陈维济就毕业于这所学校，曾到西藏工作。该校于一九三九年后解散。

总的说来，无论是散馆、专馆或义馆，它们的教学内容，在民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大多是因袭，旧章教授古文，与“五四”以后的时代潮流极不协调，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影响着青年学子，纷纷走向官办学校，它们也就日趋衰落。到了二十年代初期，政府下令废除私塾，实行新学制，这时许多私塾解散了。有的专馆和义馆，拥有校产，就向政府立案，改为私立学校。如“玉圭”、“高氏义馆”、“民新小学”等。有的则改变教学内容和体制，用国家颁布课程和教科书，以适应时代潮流，如“时雨私塾”、“存古学堂”等。到了四十年代初期，私立学校已有两所中学了。即《树声中学》和《宏毅中学》。以上这些学校之能得到发展下去，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在培育人才和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兹分别介绍于下。

时雨私塾

时雨私塾虽是私塾，但它采用国家颁布的课程和教科书，是县人罗雨时先生办的。罗是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是学自然科学的，兼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他的私塾中，改变了那种只读书写字的陈旧内容，启蒙教育不是读《三字经》，而是教学生除读教科书而外，学查字典（部首检字）、释字意和词义，学注音字母和注音（今之拼

音)，以及书写汉字等。教材最初用新学制，后改用新时代教本。设置的课程有国文、算术、自然、英文、图画和音乐等。校内分高小和初小两个班，高小班约有二十余人，初小班有十二人。初小班特别注重训练基本功，为儿童以后学习打下良好基础。（据该私塾学生回忆，他们在七八岁时就学会了查部首字典），他提倡学白话文和白话诗，但也适当选教些古文。

时雨私塾最初设在小东街陈泽光家内，后迁上南街，又迁西街胡家。他办学的经费，全取之于学生。高小生每人缴学费四十元大洋，初小生每人缴费三十元大洋。

时雨私塾创办于一九二九年，至三六年因学生人数过少而停办。三八年罗先生又在学府街龙王庙内办起了《崇实私塾》，办了两年后，罗因从事其它工作，不能兼顾而停办了。

高家祠私立小学

高家祠系清咸丰同治年间，道明乡人高启洋的遗孀因无子而散财修建的一座宗祠，并捐赠祠产七八十亩田地。最初用以办宗族事务，如清明冬至祭祖开支，和其它种种福利事业。民国初年，高姬命族中晚辈高茂如创办私学，捐赠了八十多亩田作学产办学，初称义馆，有教师二人，一是县人周子渊，一是大邑人李吉仁，二人均系前清秀才。学生约有数十人，高茂如办学认真，所请塾师也教学有方，学生成绩优良，乡人称赞。如乡人周树声，（秀才）偶至该校参观，适逢教师在讲国语课，课文中有“春风和煦，草木畅茂”两句，课后在黑板上写一“畅”字，要求学生用来造句。有一学生（年龄不到十岁）立即回答：“水畅流于江河。”另一学生回答：“我们能畅所欲言地回答老师”。老人出校后，逢

人便说：“高家祠学校的老师，书教得很好。”民国四年间（一九一五），学生人数已增至二百多人，共五个班，有教师七人。学生成绩优良，深受群众信任，遂向政府立案，于一九一九年改义馆为高家祠私立初等小学校。一九二〇年办起了高等小学，命名为《高家祠高等小学校》。

高家祠高等小学校开办后，教材的选用，课程的设置，都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课程有国语、算数、历史、地理、常识、音乐、图画和体育。设备中有比较齐全的体育器材，教师教学水平也较整齐，教学质量较高。远近求学者纷至沓来，上至分州，下至白头场、王场，均有人来该校就读。崇庆县西河一带，不少知识界人士，少年时期均就读于此校。到一九四二年，学生已多至三百余人，分八个班，教师十二人。一九四三年，全县举办运动会，该校曾夺得冠军。为鼓励其办学，道明乡曾先后拨给该校一部分庙产，县政府也补助该校两名教师工资。此时，高家祠小学是全县享有盛名的学校之一。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该校，改为道明乡第二小学。

存古学堂与明新小学

存古学堂是一所义馆，一九二五年，县绅周爱堂等集资筹办。馆址设在东外方炮台附近周爱堂的田庄内。开办之初，由于教师中有的是清代的秀才、禀生，有的是受过新教育的，都是学有专长的人，管教督促学生甚严，县人都愿送子弟入该馆就读，学生人数最多时，约有一百二十余人。分高初级两个班。课程是读书（读四书五经）、习字、作文、作诗、珠算等。以后学制改变，增加了英语、算数、历史、地理等课程。到了一九三五年，因经费不足，物价上涨、社会

动荡等原因停办。这时正值佛教会筹办明新小学，就与之合并。

明新小学是县中佛教会创办，地址在县城北门外皂角庙内，校产由各寺庙集资，最初属义馆性质。后因有一定校产，又与《存古学堂》合并，遂向政府立案，改为《私立明新小学》，这所学校由于地处县城附近，聘请教师容易，县立小学教师来兼课的，也不乏人，师资水平较高。体制和课程均按照国家规定办，学校管理严格，学生无故旷课和随意出校门者，都要受警告处分，并与家长联系。在学习方面，教师要求高。一九四五年，学校发展很大，全校已有六个班，两班高年级，四班初年级，教师约二十余人，陈润生、段前川和张克谦等人，曾先后任该校校长。

抗战时期成立的两所私立中学——

“树声”与“宏毅”

抗日战争全面开展以后，外省大中学校迁川者颇多，文教界人士大批流亡入川，给四川教育灌输了新鲜血液，得到改进和开展，私人办学也方兴未艾。我县教育界在解放前一直存在着党派斗争，其中以国民党和青年党的斗争最为激烈，双方为了各占地盘，扩大自己的力量，就起而办学，“树声”和“宏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这两所私立学校虽然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在培育县中子弟、开展教育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将两校情况简介于下。

私立宏毅初级中学

一九三八年，县中青年党人陈介清、王映东、安宅仁等在县中成立私立成都敬业中学分校，由安宅仁负责筹办。办学的方针和方法都仿效成都敬中，班次也与之衔接，录取新生

名册及学校行政事务，均由成都敬中统一列入该校表册和档案上报省教育厅，这样就少了新办学校的手续，毕业学生也得到政府承认。

一九四三年，成都敬中改组，削弱了青年党的势力，对学校进行整顿，至北崇庆分校就与之脱离关系。因校训中有“诚朴宏毅”句，遂改称崇庆县私立宏毅初级中学，筹组教委会，由陈介清任校长。宏毅中学校址在辰居路陕西馆，（今党校所在地）有学生二、三百人，共五个班。该校由于成立之初附属于成都敬中，设备较简，加以校规不严，学生可以随意出入，师资力量单薄，学生来源少，质量差，因此办得无声无色。

私立树声中学

崇庆县国民党人孙静修、徐泽培等见青年党办起了崇庆敬业中学分校，也与成都私立成公中学联系，在崇庆成立成公中学分校，与之竞争。以后，孙、徐等人认为有条件单独办学校，乃脱离了成公中学，创办了崇庆县私立树声中学。

一九四一年秋，由周克谋、孙静修、徐泽培、王子纯、王春谷、王佐高、向镜如、徐玉春、罗国彩、徐经石等人组成校董会，周克谋任董事长，孙静修任校长。

校董会成立后，即由部分董事拿出地契房产和存款单作为校产呈报教育厅立案。招收两班男生，一班女生。男生部设在正东街武庙内，女生部设在学府街龙王庙内。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课目均按照国家颁布的设施。

该校办学的方针是：重视师资质量、严肃校规、努力提高学生成绩。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该校确实办得较同等学校有声色。由于校董中绝大多数人是本县教育界名流，而且

任教多年，深得学生信任，家长赞许，他们都兼任教师，还有男女两个县立中学的部分教师也在该校兼课，因此教师阵营较强。一九四三年，聘请县人宋思孔担任校长，宋任职一年后即辞职他去，继由王子纯、向镜如等校董任校长。

私立树声中学的经费来源，一句话：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上述董事们拿出的资产，仅用来立案，事后仍旧归还本人，学校并未动用分毫。开办之初所需费用，大约是向地方士绅筹募，和部分董事志愿捐款者。在图书方面县人龚泽圃曾捐赠《万有文库》一套，（解放后归入崇庆中学）学校的常年开支、教职工薪金和更新设备，都是学生所缴纳学杂费，每学期每个学生要缴纳学杂费大米伍斗（古斗），在当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收这个数量的实物，满可以开支学校各项费用。学校为了多收入，却又无力增添班次，只好超编班级人数，往往一个班有六七十人，甚者有多达九十多人一班的，（按当时教厅规定：高中每班不能超过五十人初中班不能超过五十五人）教室不大，势必拥挤，教师进行教学也难于照顾，也就影响教学质量。

一九四九年，崇庆县解放后，该校并入崇庆中学。

结 束 语

以上所谈我县私学的情况，只就我们四人采访和记忆所及，对于全县情况，知之不多，涉及不广，更加我们局限于认识水平，不能作到立言准确，仅是“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但从中我们也受到启迪。教育是立国之本，本固而邦兴。办教育是全民应尽的责任，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它是为造就人材，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基础，上述各所有成效的私学

，它们对我县的基础教育是有一定贡献的。总结它们取得的经验，就是重视师资质量，严肃校规，以造就人才为宗旨，不以赚钱营利为目的。否则不能办好学校。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也。”书此数语，与教育界同仁共勉之。

我所知道的树声中学

宗思孔

民国以来，公私兴学，企冀殊异。抗战初续有发展，省城尤炽。距成都四十公里许的崇庆县城关，其时除一所县立中学外，亦开始筹办私立中学。

私立树声中学由欧克华、周克谋等人倡议筹办，但按规定要在省教厅立案，短时间不能解决。由欧克华等人通过成大教授李培甫的关系，用成都私立成公中学的名义在崇庆县设立分校。两年后（1941年）周克谋等人呈报省教育厅立案，正名为崇庆县私立树声中学。

树声中学董事会由县教育局同仁十五人组成。董事会从成员中推举聘任校长，监督校长工作，但不介入或染指学校事务，也不借办学以致财而中饱私囊。校长经董事会聘任后，任期三年，视其业绩可连聘连任，向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校长也可随时提出辞职，但需经董事会研究后方能离任。教师由校长聘请，任期为一个学期，期满去留，由校长是否聘请而定。工资按专任制计，每一专任月薪为大米五斗（约80公斤），根据工作负荷、也可达2至3个专任月薪，只不过工作更为辛苦。校长及各处主任月俸为两个专任。但要兼课不再另资。

定校名为“树声”，盖源于仰慕成都私立树德中学，欲效之。树德中学校长吴照华先生是教育界名宿、治学谨严、

办校有方、成绩卓著，使树德获成都“南开”之美誉，名闻遐迩，深受世人注目，同行赞尝。此亦可见创办树声之意旨矣。

一九四四年春，余受任该校校长。其时学校已创办数载、初具规模，计有男生部七个班，女生部三个班，约四百人。这些学生大多来本县有农村、亦有来自邻县，均在校住、食，少数家居县城的学生则实行走读，但早晚自习要到校参加。学校设教务、训育、总务三处、分别由袁用书、徐誉久、赵建安先生任之。教职工卅多人。

创业维艰，办学不易、经费是最棘手的。树声既无树德董事长孙震那样殷实人士作后盾，私立中学又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资助，又不可能向社会集资。创办之始，基金由董事会成员解囊各凑大洋一百元。择址于废弃失修的“武庙”作男生部校址，女生部设在学府街县中女生部之侧，稍加修葺及购置必要的教学设备后，此款基本告罄。学校唯一经费来源是靠学生学杂费收入。那时一个学生每期要交五斗大米作为学杂费。“以教养教”话好说，事难办。校长要抓教育、教学及各项工作的管理，也要用相当的精力顾及经济事务。事无巨细都得亲自过问、处理。有时连买扫把、撮箕之事也得研究考虑。这或许是旧社会大部分私立中学之共性，或曰大患。

师资是办学的基本建设力量。质量的高低，是能否办好学校的关键。树声在同类中学中略占优势。其一、校长可聘请董事会成员任教，他们不甚计较报酬而乐意尽力，其二、工资非薄，但时值抗日后期、国统区货币贬值、形同手纸。树声以米作薪、比较实际，且能按月送到老师手中。同时校